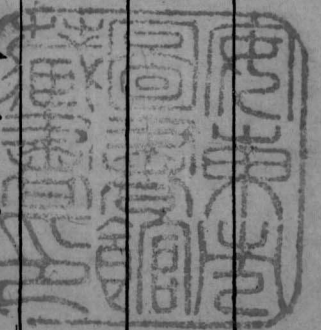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傳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



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侮
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
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
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
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
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
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
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
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劔州
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

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

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旣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

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
公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
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
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
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
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
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
鄉然柰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
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
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

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
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
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
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
封府公乞廷辯旣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
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
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
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
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
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

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
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
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
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
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
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
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土方自疑不安
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
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
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

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

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
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
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
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
康赴官道博

平博平大

猶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

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
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
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
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
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
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
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
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
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
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
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
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
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
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

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
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
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
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
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
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
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
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
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

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
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
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
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
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
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
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
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
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
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

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

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
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
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
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
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
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
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
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
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
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

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旣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
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
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
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
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
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
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
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
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
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